

CHINESE WRITERS
WITH WORLDWIDE INFLUENCE

走向世界的中国作家

牺牲

周大新 著



文化发展出版社
Cultural Development Press

走向世界的中国作家

牺 牲

周大新 著

CHINESE WRITERS
WITH WORLDWIDE INFLUENCE



文化发展出版社
Cultural Developmen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牺牲/周大新著. —北京:文化发展出版社有限公司, 2016.8
ISBN 978-7-5142-1364-5

I. ①牺… II. ①周…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29605号

牺 牲

周大新/著

出 版 人: 赵鹏飞

总 策 划: 尚振山 曹振中

责任编辑: 肖贵平 罗佐欧

责任校对: 魏 欣

责任印制: 孙晶莹

责任设计: 侯 铮

排版设计: 麒麟传媒

出版发行: 文化发展出版社(北京市翠微路2号 邮编: 100036)

网 址: www.printhome.com www.keyin.cn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mm×1194mm 1/32

字 数: 140千字

印 张: 7.75

印 次: 2016年8月第1版 2016年8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8.00元

I S B N : 978-7-5142-1364-5

◆ 如发现任何质量问题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发行部电话: 010-88275710

编委会

野 莽：中国作家，编辑家，出版家。作品被翻译成英、法、日、俄等国文字。国外出版有法文版小说集《开电梯的女人》等多部作品。主编有中、英文版“中国文学宝库”（50卷），中文版“中国作家档案书系”（30卷，与雷达），“中国当代长篇小说评点绘画本丛书”（15卷）及“中国当代精品文库”等大型丛书数百种。

安博兰：(Geneviève Imbot-Bichet)，法国汉学家，汉法文学翻译家，出版家。法国 Éditions Bleu de Chine 创始人。早年于台湾学习汉语，曾在法国驻华使馆（北京）任职。现为法国伽利玛出版社（Galilimard）中国蓝丛书负责人，法国“中国之家”文化顾问。曾翻译出版了大量中国作家的作品，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有荣获法国三大文学奖之一——费米纳（Fémina）外国文学奖的《废都》。

吕 华：中国翻译家。曾任中央编译局中央文献翻译部法文处处长，中国外文局中国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中译法最终审稿、定稿人。对外翻译过三任国家领导人的文集。文学翻译有法文版长篇小说《带灯》以及大量中国当代作家如汪曾祺、陆文夫、贾平凹、韩少功、陈建功、刘恒、莫言、阎连科、周大新、王安忆、铁凝、方方等的代表作。

贾平凹：中国作家，书法家，画家。中国茅盾文学奖、费米纳文学奖、法国政府奖、美国美孚飞马文学奖获得者。作品被翻译成英、法、德、意、西、捷、俄、日、韩、越等二十多种文字。在国外产生影响的有英文版长篇小说《浮躁》，法文版长篇小说《废都》《土门》《古炉》等。

周大新：中国作家。中国茅盾文学奖获得者。作品被翻译成英、法、德、朝、捷等十多种文字。国外出版有法文版长篇小说《向上的台阶》等多部作品。由其短篇小说《香魂塘畔的香油坊》改编的电影《香魂女》获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

尚振山：尚书房图书出版品牌创始人。出版有“中国名家随笔丛书”、“中国文学排行榜丛书”、“中国小小说名家档案”（100卷）等。

不仅是为了纪念

——“走向世界的中国作家”文库总序

野 莽

尚书房请我主编这套大型文库，在一切都已商业化的今天，真正的文学不再具有 20 世纪 80 年代的神话般的魅力，所有以经济利益为目标的文化团队与个体，已经像日光灯下的脱衣舞者表演到了最后，无须让好看的羽衣霓裳做任何的掩饰，因为再好看的东西也莫过于货币的图案。所谓的文学书籍虽然也仍在零星地出版着，却多半只是在文学的旗帜下，以新奇重大的事件冠以惊心动魄的书名，摆在书店的入口处引诱对文学一知半解的人。尚书房的出现让我惊讶，我怀疑这是一群疯子，要不就是吃错药由聪明人变成了傻瓜，不曾看透今日的文化国情，放着赚钱的生意不做，却来费力不讨好地搭盖这座声称走向世界的文库。

但是尚书房执意要这么做，这叫我也没有办法，在答应这事之前我必须看清他们的全部面目，绝无功利之心的传说我不会相信。最终我算是明白了他们与上述出版人在某些方面确有不同，私欲固然是有的，譬如发誓要成为不入俗流的出版家，把同

行们往往排列第二的追求打破秩序放在首位,尝试着出版一套既是典藏也是桥梁的书,为此已准备好了经受些许财经的风险。我告诉他们,风险不止于此,出版者还得准备接受来自作者的误会,这计划在实施的过程中不免会遇到一些未曾预料的问题。由于主办方的不同,相同的一件事如果让政府和作协来做,不知道会容易多少倍。

事实上接受这项工作对我而言,简单得就好比将多年前已备好的课复诵一遍,依照尚书房的原始设计,一是把新时期以来中国作家被翻译到国外的,重要和发生影响的长篇以下的小说,以母语的形式再次集中出版,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收藏;二是精选这些作家尚未出境的新作,出版之后推荐给国外的翻译家和出版家。入选作家的年龄不限,年代不限,在国内文学圈中的排名不限,作品的风格和流派不限,陆续而分期分批地进入文库,每位作者的每本单集容量为二至三个中篇,或十个左右短篇。就我过去的阅读积累,我可以闭上眼睛念出一大片在国内外已被认知的作品和它们的作者的名字,以及这些作者还未被翻译的 21 世纪的新作。

有了这个文库,除去为国内的文学读者提供怀旧、收藏和跟踪阅读的机会,也的确还能为世界文学的交流起到一定的媒介作用,尤其国外的翻译出版者,可以省去很多在汪洋大海中盲目打捞的精力和时间。为此我向这个大型文库的编委会提议,在

编辑出版家外增加国内的著名作家、著名翻译家,以及国外的汉学家、翻译家和出版家,希望大家共同关心和参与文库的遴选工作,荟萃各方专家的智慧,尽可能少地遗漏一些重要的作家和作品,这方法自然比所谓的慧眼独具要科学和公正得多。

当然遗漏总会有的,但那或许是因为其他障碍所致,譬如出版社的版权专有,作家的版税标准,等等。为了实现文库的预期目的,那些障碍在全书的编辑出版过程中,尚书房会力所能及地逐步解决,在此我对他们的倾情付出表示敬意。

2016年5月7日写于竹影居

不仅是为了纪念

——“走向世界的中国作家”文库总序/野莽

牺 牲

1

向上的台阶

56

瓦 解

178

周大新主要著作目录

227

牺 牲

1

在并不久远的过去，俺们豫西南乡间流传着一首顺口溜：

腰里揣上百元钱，

过了襄樊下四川，

保你不会单身回，

一个俏女跟后边。

自然，这顺口溜中讲的“好事儿”如今早已过去。

可我却总忘不了那个过去，因为我的二嫂就是在那时来的。

没人去领二嫂，她是自己来的。二嫂来的日子是阴历七月

的一个后晌，那个后晌，我和爹娘一起，正在村边的一块红薯地里翻薯秧。

那个天空瓦蓝、阳光毒热的后晌，从此便留在了我的记忆里。

我们翻有将近一埂薯秧时，焦枝铁路上过来了一列客车，在离我们里把远的柳林车站歇了两口烟工夫，从车上就晃下来一些人。388次！我听见七旋在不远处叫。我记得我当时看了他一眼：逞能！用得着你说，这时候往北开的车，谁不晓得是388次，开往洛阳？

火车喘了一阵子气，就又哐哐哐地跑了。下车的人转眼间也就散开了，我看见有三个人往我们这边走来，我没有在意，我以为是村里或邻庄里有谁下襄樊回来，我又开始翻薯秧。

翻薯秧这活儿不累，但就是需要眼睛，你得看清那些横爬竖缠的薯秧各是哪棵上的，把它们从地上扯起，翻到埂上去，目的是不让它们的秧子在地上随便扎根，不让它们就地再生些小红薯，把总棍那儿的红薯的养分夺走。干这活不能左顾右盼，所以我就没再注意那三个走近了的人，直到那一声怯怯的招呼响起：“大娘，能不能给个红薯吃？”

我闻声扭过脸去，看见有三个人站在红薯地边，正在望着娘，娘住了翻薯秧的手，抬眼默默打量他们。站在前边开口说

话的是一位姑娘，中等身个，穿着旧裤褂，脸有些黄瘦，可眉眼挺秀气，辫子很粗，怪耐看。她的口音有些蛮，我听着和后庄里老景家的四川媳妇语音不差上下，便知道她是四川人。姑娘的身后是一个老太太，那老太太的年纪看上去比娘要大，而且她身子很弱，喘息声很重。最后边站的是一个小伙，但他已差不多算不得一个小伙了，黄皮寡瘦，身子怕冷似的伛着，手指如鸡爪一样干枯弯曲，他显然是在病着，两眼无光无神，显出不少迟钝，眸子看人看物时都很空茫，仿佛对诸事已不感兴趣。

娘打量了他们一刹那之后，便伸手去扒红薯，那阵儿红薯还没长成，扒出的红薯很小，娘边把三个不大的红薯朝那姑娘递，边抱歉说：“红薯还没长大，还得一个多月时间！”那姑娘接过红薯，朝娘鞠了一躬，并没去一旁的水沟里洗，而是撩起衣襟三两下把它们随便擦擦，先递一个给那老太太，后拿一个给那小伙，随后她自己便也急急地去咬另一个红薯。三个人的吃法令我害怕，都是没命地咬，没命地咽，仿佛都想一口就把那红薯吞到肚里。我估计他们是几顿没吃饭了，就很快地协助娘又为他们扒了几窝红薯，把十来个小红薯抱到水沟边洗洗，又默默放在他们面前的草上。那时他们三个已在地边土埂上坐下，仍是嚓嚓地嚼着咽着。那老太太的牙咬这种生红薯显然吃力，她那种咀嚼样子让人不忍看下去，我望了一眼娘，我

看见娘也满脸都是难受。

当他们三个又把那十来个小红薯吃下去时，娘慌慌地开口道：“你们不能吃了，新下来的红薯太暴，一次吃多了会胀肚子，这样吧，俺再给你们扒些带上，你们待一阵再吃，好吧？”

那姑娘这时抹抹嘴，抬眼看定娘说：“大娘，俺们是从四川逃荒来的，俺们没处去，俺们在这儿下车是因为看见这儿有快长成的红薯，俺想求你帮个忙，帮助给我寻个人家，让俺们一家三口有个落脚的地方。”

“寻个人家？”娘有些意外。

“是。”那姑娘点点头，声音弱下去，“就是我给人家做媳妇，我今年十九，叫韩秀妮，做饭、喂猪、编竹器、干地里活都行。”

我听懂了，我看一眼娘，娘在那里沉思，过了一刹，娘又问：“你找人家有啥条件？”

“没啥，就是男的家里有吃的，能让我妈和弟弟有饭吃就行。”那叫秀妮的姑娘卷着自己的辫梢，声音很低，随后又补了一句，“稍有点钱能给俺弟弟看看病。”

“就这？”娘又追问道。

“有一间草棚让俺妈和弟弟住。”

“还有没？”

“没了。”那姑娘头低下去，她的妈妈和弟弟都扭开了眼，默望着远处的天。

“你们先坐这儿等等。”娘说罢起身，向在旁边那块地上翻薯秧的爹身边走去。我也急忙跟在娘的身后，不知怎么的，我对这件事竟非常关心起来，我很想弄明白娘和爹要把那姑娘说给谁家。

我在离爹娘他们两埂红薯的地方蹲下来。

“给杀羊的九横吧！”当娘给爹讲了来龙去脉后，爹这样说。

“不行！九横都四十多岁了！”娘还没有开口，我已经先叫了起来。爹这时才注意到我蹲在一边，生气地瞪我一眼：“你十几岁的娃子，懂个屁，滚开！”

我没有滚，我在注意听娘的话，我听见娘说：“给九横做啥？我看那姑娘不赖，我想给咱二河算了，又不要花一分钱，只是管她妈和弟弟吃饭，这便宜哪里找？错过了这个机会，你拿啥给二河说媳妇？没听说如今说本地媳妇，要千把块钱哩！”

爹点着一锅烟沉吟了一会儿，对娘说：“好吧，依你。给老大说那媳妇，已经把我腰都累弯了，我也确实没那力气再给二河娶媳妇了。只是你要小心一点，他们终究是四川人，别过了门没几天，她再走了，可不坑了咱二河？”

“不会的。”娘摇着头，“后庄景家娶那四川媳妇，不也在好好过日子？这样吧，我先下工，把他们领到家去，你待会儿给福德叔说一声。”

爹点了头后，娘便起身过去。我紧跟在娘身后，听说要把那叫秀妮的姑娘说给二哥，我心里很有些高兴，这下子我有个四川二嫂了！……

2

晚饭的时候，娘破例地炒了一盆南瓜，煎了半盆茄子，贴了一筛红薯面饼子，熬了一锅苞谷粳稀饭，全家人连分开另过日子的大哥大嫂在内，都围在院里的那块石板上吃。

一盏风灯挂在葡萄架上晃动，把一家人的影子在院子里摇来摆去。

二哥不像往日吃饭时那样嘹亮咀嚼大口吞咽，而是吃得小心翼翼悄没声息，目光像猫一样不时溜过碗边向秀妮身上一探，又慌慌地缩回。最先给二哥报喜信的是我。我从红薯地里收工回来时二哥还没到家，还在牛屋里出牛粪，我飞快跑去把二哥叫出牛屋，兴冲冲告诉他：“娘给你娶了个四川媳妇！”

“啥？胡说啥？”二哥当时瞪我一眼。

“真的，人已经在咱家坐着了！”我于是把下午红薯地里的那番经过说了一遍。

二哥听后脸有些红，捏住我的肩膀问：“人咋样？”

“可不赖，和葱儿嫂不相上下。”我做了个比较，葱儿嫂是俺们村顶漂亮的媳妇。

二哥于是匆匆忙忙收拾起出粪家什，跑到水塘边洗了洗手脚，急急回了家。

秀妮和她妈、她弟那阵坐在俺家堂屋，二哥借放家具进屋瞄了他们一眼，又红着脖子出来，我悄声问他：“行吗？”他点点头说：“可行！”娘那时已在灶屋里忙活，听到二哥的声音，喊他进去问：“见过了？”二哥嗯了一声后，娘说：“你已经二十五了，不敢再耽搁，你看咱村里多少光棍！指望我和你爹给你说个本地媳妇，不晓得要等到猴年马月。你也知道，娶你大嫂时借别人的几百块钱还没还上。我看这四川姑娘不孬，要不是我今儿个刚好在红薯地边干活，还不知要便宜谁哩！只是成了亲后，你得养活她妈和她弟弟，得给她弟弟看病，我想这也没啥，就是娶个本地媳妇，做女婿的就不管丈母娘和内弟了？”

二哥当时欢喜地正式表态：“俺愿意。”

那晚吃饭时，除了爹娘和哥嫂问他们三人几句话他们答了之外，他们一直默然吃饭，三个人都吃得又快又急，显然还没从饥饿里脱出身来。

饭吃完时，队长福德爷噙着烟袋进了院子，爹显然已预先

给他报告了秀妮嫁我二哥的事，福德爷边吧嗒着烟边看着秀妮他们三口人大声说：“好嘛！周家庄添人总是桩好事，一个庄子能引得姑娘们飞来，证明俺们周家庄的风水好，祖宗们选这块地住着是选对了！老二，人家姑娘大老远地跑来跟你过日子，你小子日后可要对人家好点！秀妮，以后这周家庄就是你的家，说话做事都不要拘束，你们三口人户口这已经算是报上了，从今往后挣工分吃饭就行！”福德爷是队长又是村里我们周姓人的长者，他说了就算。

爹那当儿已把烟簸箕端来，给福德爷又按上了一锅好烟叶。福德爷长长地吸了一口后又说：“老二，秀妮，你们俩虽没经过相亲、换八字、喝订婚酒这些礼数，可迎亲这道规矩咱还得要，明日就给你们操办操办。你们去不去公社登记办那洋手续我不管，可这周家祖上传下来的礼数我还是要你们做到！”

“行，就按你老说的办。”爹含笑表态，福德爷于是满意地磕磕烟锅。随后，福德爷又同爹扯些别的闲话，临走时对爹说：“明早晨你去找保管员，让他给你称十斤白面，就说我讲的，明儿晌午你们蒸点白馍！”

爹把福德爷送出院门之后，娘便开始安排秀妮他们一家三口的安歇处，我们有三间正房一间灶屋，哥嫂分家后另盖有房子。平日是爹娘住正屋的东间，二哥、我睡西间；那晚娘让秀妮和她妈住西间，让我和二哥、文道哥在灶屋里铺了竹席睡地